



孝經

謹奉進上卷

□ 12
985



門 92
號 985
卷

天保三年新年鐫

孝經

上下
二卷

最上德内先生 著

古孝經及古文今文鄭註
四通流本七十餘品之比校

上卷

傳來大綱
校本提目

孔序之解
便覽正文

歷代傳系
古字畧考

下卷

古今七十餘品之異同
每章對文押韻之考徵

錯亂確證
行文圈最

日本橋通二丁目

發行

高山房

孝經謹奉進卷之上

最上德内述說

男 效進

婿 祐次 同校

外孫女平松氏志藝 訓點

傳來大綱

孝經之學也。世立家講。至唐宋相傳者百家。其書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古文興廢。今文異同。舊說已盡之矣。今將奚言哉。抑欲觀其終始。莫如攷明孫本之今

孝經上

明治八年
六月十九日
購未



文古文辨矣。欲質其事實。莫如攷毛利貞齋之詳略。山本信有之。極說朝川善菴之私記矣。孫本之辨曰。或疑今文古文之辨。孰為正。釋曰。古文正矣。顏芝隸書。今文也。芝尊信是經。乘秦未燔書。授子貞祕藏之。欲以垂憲萬世。豈容參以己意筆削其間哉。若孔鮒乃孔門子孫。以先世科斗書藏於壁。亦豈敢更竄一字。是二書之必相同審矣。今文最蚤出。古文諸書至魯共王壞宅得之。孔安國以所聞伏生書二十九篇考論文義。惟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每簡下闕一

字。鑿鑿可證。而孝經惟一篇。安國以今文讀之。並無所謂錯簡闕文也。因隸書竹簡送留書府。且承詔作傳。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典校經籍。亦以顏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飭。故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劉向為之也。自是劉本盛行於世。而安國傳會巫蠱事起伏而未發。至梁代。安國及鄭玄二家始並立國學。後文德殿書。為周師所焚。是經不免俱燬。隋王逸訪得古本。劉炫作稽疑明之。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未幾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孰從。則

古今文之並傳於世舊矣。迨宋仁宗朝。隸古竹簡猶存祕閣。以是朱子校定。悉依古文。而司馬溫公為作指解。上於朝。且謂世俗信疑疑真。二公之見確矣。故談經者。當以古文為正。凡三百八十九字。孫本辨此孫本之辨既詳矣。惟未得無少差也。閱者宜擇而取諸。抑唐宋以來。号曰古文者。非古孝經孔安國傳也。見司馬光指解而可知矣。舊說皆云藏辟者。孔鮒字子魚之所為也。其實孔鮒弟。孔騰字子襄之所為也。詳辨于下。又魯三老獻古文。謂為昭帝時。亦不是矣。孔安國為武

帝博士。承詔作傳時。既有三老所獻之古文也。武帝立後五十二年。而昭帝立。魯三老又何再獻之乎。雖稱曰三老。而其齡甚長。不亦恠乎。又藏辟之舊說。皆以為舊宅之辟中不可信也。尚書論語孝經相合。則當載車然徧坊之辟中。固非一手之所及也。豈得而匿之乎。若會群僕坊之則。垂密策之意也。或患其滅於秦火。則又何不圖辟中之腐朽與。縱子襄賢而前。知其始皇燔書。又不知屋辟亦或灾乎哉。由此觀之。所謂藏辟。蓋收於屋中之小室。坊之。其實藏於石

室也。孔安國序曰於辟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
章。序文可以觀辟之非屋辟矣。譬猶呼對門兩隣曰四
辟也。又原文以為無錯簡闕文者。懸空之論也。尚書
序曰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序文夫尚書既如
此則孝經亦安得言完存乎。序文不曰孝經全篇而
曰得孝經二十二章。此頗似形容其不全也。大率與
今文相符以為足。而其餘摩滅更省畧不收乎否。亦
不可知矣。又古今文。迨唐宋猶存云云。其所謂古文
者非真古文矣。孔傳亡於梁。諸書皆載之無異論矣。

隋王逸得古本傳。劉炫亦其原何人授受乎不詳。粗
似得孔傳。然時人以為劉炫偽造。如司馬光朱熹等
所謂古文者。非孔辟古文可以證矣。凡孝經有四也。
曰古孝經。曰古文孝經。曰今文孝經。曰鄭注孝經也。
然各復有數本。大抵因第六章之異同。須為之區別
矣。

因天之時	就地之利	會古孝經之文也
用天之道	因地之利	古文孝經之文也
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	今文孝經之文也

因天之道 分地之利 鄭注孝經之文也

今文孝經。古者用天之道作由天之道。文明本便是

也。節用作節由第一章 韻會由字註曰因也用也。類

篇曰按說文。徐曰說文無由字。惟粵字。註木生條也。

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字。補然則

孝經傳寫初因作由。又由作用。蓋古孝經者為原文

也。今文孝經者轉文也。古文孝經者再轉文也。鄭本

因字從古孝經。分字從今文孝經。用折衷之意却失

矣。非古孝經之文則不成對文。又不成對音。且及講

其章旨則自為懸隔。抑聖喻如昊天。惜哉墮地也。毛

竒齡曰。古今文本無異同。其所異者。祇此間坐二字。

孝經問此不廣涉衆本之蔽也。間居待坐二者小異也。

四等之異同。亦甚多矣。而其四等之中。亦各有數等。

○古孝經 集靈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

二。字。又曰鄭氏引古孝經說曰云云。字典 曰。臨古孝

一曰古文孝經 孔安國序曰得古 一曰

古孔氏 漢書藝文志曰古孔 一曰隸古定書 釋疑

隸書竹簡。名 一曰孔辟全文 釋疑曰幸而孔 一曰

孔曾舊本 質疑曰豈只復孔 一曰兼本之流 釋疑

是古文盛行而兼一曰孔氏舊本隋藝文志曰炫本之流播四方

舊一曰辟中古文皆經問曰藝文志云為異一

曰辟內古文直解曰得壁內古文考之今文

○今文孝經孔安國序曰漢先帝發詔稱其辭一曰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

○孔曾全經一曰斯隸漆書一曰顏芝今文顏芝今文

文以恬筆斯隸漆書於布非斷章錯簡乃孔曾一全經也孝經問曰宏是杜林弟子正漆書也

曰今之古文釋疑曰真今文者一曰漆書韋編疑

曰松江周本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絕錯簡闕文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為新校定孝經一書

一曰國語孝經遂釋疑以夷言名國語孝經古文一曰

國語今文注疑曰石臺所一曰專門釋疑曰石臺

向今文矣世所得今文直解即石臺本也後名專門者數十百家分裂尤甚又石臺今文遠矣

○古文孝經稱得古文吳草廬曰隋時有一曰訪得

古本釋疑曰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家傳示

逸訪得古本劉雖曾造偽書此則原文也又曰隋王

炫作替疑明之一曰隋時所得古文所釋疑曰隋時

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曰孔子古文江元祖傳

○鄭註孝經集靈曰鄭玄註孝經以為五經之總會

釋疑曰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傳

孝經上

舊說所論如此矣。然漢人以先出稱今文。以後出稱古文。不可信矣。恐不論先後。祇以隸書經文為今文。以古篆經文為古文與。六書正偽類載古孝經之篆體。可以照矣。漢志凡孝經有三焉。一曰古孔氏。一曰孝經。一曰孔壁。又孔安國序細味之。則論此三焉。尚詳辨于下。今加之鄭註總四焉。如其異同。則宜攷各字數也。不俟辨而自明矣。舊說只就古今二本論異同者。可謂疎漏矣。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

漢書藝文志顏師古註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毛奇齡孝經問

曰至如異者四百餘則別一孝經。非古今文。虞淳熙集靈引桓譚新論之說曰。今異者四百餘字。夫窮經而至。校量字數。可謂深嗜矣。案舊說校量其字數。而深嗜。今承其意。而校其異同。則實孝經學之一策也。

○古鈔本千八百五十六字

此本漢魏之古孝經存于今者也。當時山嵛此本。所珍藏也。其筆畫字樣。似昌泰延喜年間之鈔本。而用古字四百餘。蓋其原本西晉太康五年。典經來貢之遺物乎。集靈曰。應邵引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此似逸孝經語。或古文有之。今試以其十七字加諸此本。則得千八百七十三字。率與古孝經字數合。又以此許孝經比。較其經文。尤正而近真。莫出於此本之許多。

○中古本千八百五十七字

孝經上

江戶書肆玉巖堂所藏也。此之於古鈔本。大同小異。但於十二章曰。雖得志。君子不從。下有也。字。惟此為異耳。其餘全同。而別有閱者。標註悉引。述義其考證多據六經。然隋劉炫孝經述義者。遂未得見矣。適邢昺集義。正義引述義亦不全也。現在書目載荀茂祖集義。蓋在於述義之後也。此二本。書

○世傳本千八百六十一字

即享保本

此本世相傳云。古文孝經也。太宰純得數本校之。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而成也。雖然。應感章必有長也。其餘四字。比之古鈔本。中古文孝經。其實蓋屬衍文也。其流也。朝川鼎言。僅少十三字。足我古孝經兼本校之。與桓譚所言。僅少十三字。足我河傳舟橋本校之。與桓譚所言。僅少十三字。足我本少九字。弘安本少一字。伏原本少十五字。

○法帖本千七百九十七字

此本政曰。咸和二年春正月。奉勅寫十本。臣王羲之。按咸和是晉成帝時也。然史籍無其傳。故人皆云。後人偽造之物也。校考其字數。多於石臺本。凡十五字。至喪親章。一命字。諸本所未嘗有。而頗似存古訓。不亦奇乎。其真偽姑不論。蓋石臺前之舊本也。朝川鼎私記。細註曰。義姑不論。今歲在仙臺。侯庫云。是慶長之役。得之朝鮮。由此說則王羲之孝經。不可謂母矣。史籍不載。豈敢不信。

○石臺本千七百九十六字

唐玄宗帝註八分御書之石經。虞世南楷書之石經。並同。以之法帖本。但脫命字耳。其餘全同。凡傳寫之誤。在脫誤而增字數者。未之有也。然則法帖本。蓋原文而石臺本。恐兼本也。明葛寅亮所校。其於孝治章。脫簡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輯。參閱者百有三人。其疎漏。如。此。而。孝。經。大。全。載之。故二千載。傳寫之書。不可謂無脫簡誤字矣。

孝經上

○劉炫本千八百五十字

孔安國序曰悉載本卷端顯言曰今註曰千八百五十字
吳草廬校定本卷端顯言曰今註曰千八百五十字
八外與今文異者二十餘字。毛奇齡孝經問曰吳
澄刪孝經亦云古本一十餘字。宋本古者千與譚
不其甚遠。山本信有振說曰宋本古者千與譚
十言以上三說折衷今因法帖本多之二語則今
文者千七百九十九字。比之法帖本多之二語則今
本釋疑曰隋時所經問曰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不
一者。但此間坐二七字。是明清諸氏所謂古文者。劉
異本也。其今文者千七百九十七字。而其原文者。即
炫帖本也。由劉炫之大全所載之石臺本。脫簡有
法帖本也。明矣。劉炫本少於古孝經六十五字。固
不可混同之物也。孫本釋疑曰桓譚謂其經文凡
千八百七十字者。恐百字下疑闕文。不可不察矣。

○足利本千八百五十字

朝川善菴私記曰足利本卷末舉經文字數云。一
千八百五十字。與邢昺正義所引述義大同小異。故
利本之註解與邢昺正義所引述義大同小異。故
無可從矣。因知其傳文雖脫直解。今足利本即劉
炫本也。今以之古鈔本則脫簡但六字耳。曰劉炫
序得喪者。蓋謂此六字外為章句也。又善菴曰劉炫
解又云。今文十八章。得壁內古文考之。今文少五
十二字。今文十八章。得壁內古文考之。今文少五
也。以則觀之。所謂得壁內古文者。必得其實焉。
○鄭註本千九百零五字

孝經上

文獻通考曰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淳海而
至。又曰孝經即鄭氏註者。明王偉集說序曰。今文

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毛利貞齋引宋三朝藝文志曰五代以來孔鄭二註。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索隋藝文志云。全同讚岐良芸之梓。行鄭註孝經。自序曰。予適得。齋然之遺本。今校量之。凡千九百零五字。其後尾。張藤益根岡田。擬之等。二人。據羣書治要。所載與。釋文再刻。乃千七百九十九字。以。之法。帖本。少。僅。二字而已。

○刊誤本千五百八十六字

吳澄較定本。卷端題原本式曰。朱子刪定凡一千五百八十六字。朱熹定古文本。卷端曰。定經一章。傳十四章。合一千七百八十字。內刪二。百三十字。朱鴻質疑曰。朱子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刪。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毛。竒。齋。孝。經。問。細。注。曰。古。文。二。十。二。章。二。千。零。七。字。朱。氏。改。作。經。一。章。傳。十。四。章。刪。有。一。千。五。百。七。字。

九十五字。今文十八章。刪有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吳氏改作經一章。傳十二章。刪有一千五百八十二字。按今所傳之定文本。千八百五十五字也。以劉炫本則多八字。與吳氏定本之說相合。疑孝經問細註本有誤字也。所謂刪去二百二十三字。與千五百八十二字相併。得千八百零五字。恰近於劉炫本矣。

諸本校量字數。亦紛紛孰是孰非。不可究矣。劉炫本。吳草廬所論千八百零七字也。孔序直解悉載本文。註曰千八百五十字。日。以。文。足。利。本。直。解。作。千。八。百。六。十。三。字。山。本。龍。故。不。可。極。言。矣。

孝經孔安國自序解

前漢書卷之三十藝文志第十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

孝道也。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漢書孔安國乃十
一家之一人也。曾作尚書傳。有自序。後世莫容疑
矣。夫尚書孝經並出自一辟。而作孝經傳。又何無
自序乎。或者疑其序以為不似孔安國之文者。不
深全文微旨之蔽矣。

古文孝經序

古鈔本足利本舟橋本活字本伏原本並同自序曰於辟中石函得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故題云古文孝經序也。

孔安國

舟橋本足利本活字本伏原本並同古鈔本晚此孔安國字子國。孔子
十二世孫也。古者序類敘姓名於其篇端也。君前
及敬事則言其名者禮也。

孝經者何也

欲釋所以孝經之為孝經。故先設問而發之也。下
文釋其二字也。謂之自問自答之文也。字用於決辭則上聲
也。今用於疑辭。故宜平聲。猶如俗用邪字也。字類不
收平聲也。字典引正偽曰也。古匣字。借為助辭。是
以可知。古者也。字用於疑辭則為平聲矣。故如耶。
孝者人之高行經常也。

尚書開卷堯典先舉九族親也。春秋隱公元年先
舉顏考叔之純孝也。漢興帝號皆尊稱用孝字。是
以孔安國解孝字以為人之高行不亦宜乎。劉炫
曰釋詁云善父母為孝則孝者事父母之名也。直
可從之矣。周書謚法至順曰孝。孔安國曰孝順也。
並不是矣。援神契曰孝和也。亦不是矣。和古音胡
隈切音回順也。老子二章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和隨對音蓋原于此
而為和又為順也。鈞命決曰孝畜也。亦復不是矣。
釋詁曰享孝也。邢昺疏引信南山享於祖孝。雅小是

釋其章旨之言而非釋字義也。故不取矣。孝字古
者作孝。今作孝非也。父者說文侯交切音育效也。
繫辭曰父者效天下之動。周易故从父从子會意也
效字或獻也進也。故有享孝也之說。不取于此矣。
孝有希類並从父皆古字也所謂經常也不是矣。蓋孔安國亦
知之也。雖然舜典既釋五典為五常。則孝亦其一
也。若不以經為常則與舜典不合。故不得止而為
此解也。左傳杜預註曰經常也。昭公二十五年亦然矣。其
實則劉炫曰經者綱紀之言也。直可從之矣。周公

所制謂之禮經。隱七年公言以考典。典以志經。昭公十年故釋言曰典經也。爾雅左傳曰夫禮天之經也。昭公二十年又曰恕而行之德之則德之經也。隱公十年皆同漢興樂止以禮射御書數為常用。而置五經博士。故所謂經常也。時人聞之不敢容疑也。白虎通五經篇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又尚書五典五常之教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至于此則經與常不能以為相同。始悟昔人之糊說。可以知網紀之言為善矣。

自有天地人民以來而孝道著矣

此句承上文釋孝之為生涯服膺之物也。天地人民者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周易之意也。父子君臣既自天使然則孝亦自天使然。故曰著也。而字抑之辭。猶云自始也。上有明王則大化滂流充塞六合

此句題聖化光四方而起下句也。不曰在而曰有者。說文有字註曰不宜有也不蔑謗當時之辭也。大化滂流者。聖人之化蕩四方也。孔子為司寇魯國治。家語載

之曰政化大行。相魯第一劉炫曰滂流以水喻矣。直可解後之矣。六合者天地四方也。合字說文从人从口。亼古集字也。口古圍字也。故集圍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也。非偶合之合也。集圍之會意。故呼函曰合。俗呼香函曰香合。便是也。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

此句承上文而結之。若字預及之辭也。其字指孝道也。言無孝道則先王之道滅息也。贊孝為大莫出于此語之上。非孔安國則孰能言之哉。也則二字連屬字連屬之辭。乃春秋時之俗語也。也則二字連屬之辭。不見於論

語。惟左傳家語類數用之。皆用於通俗對問之處。不用於君子雅言之處。故謂為俗語也。別有考證。當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諸侯力爭。道德既隱。禮誼又廢。

吾先君孔子之世者。尚書序作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而下文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云云。孝經序初用吾字云吾先君孔子。而下文曰古文孝經初出於孔氏。皆文之錯綜也。柄猶云權也。力猶勤也。又更也。說文後世又字不訓更而誤者亦多矣。小雅曰天命不又。小雅說云天命已去。將不復來。集傳不可

後矣。不又不更也。不更謂不易也。非特又更相通耳。又字或夷益切音與或云又字當作亦字。抑禮誼更廢者。道德既隱也。是同事異文之對。故作亦則反不成文也。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亂逆無紀。莫之能正。乃字有數義。說文曰。曳詞之難也。義見春秋公羊傳。說文韻會曰。乃者難辭。補。並不可知何謂矣。閱伊呂波韻曰。同辭也。曳離之難也。部。於是始知乃猶仍也。爾雅曰。仍。廼侯乃也。釋。又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

也。宣公八年是而乃並談同之辭也。曳離之難也。又有乃輒相通者。忽然之辭也。大禹謨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虞書是也。用於繼事之辭。亦其訓同。或者疑孔安國序云。乃至連屬之語。曾見之。莊子曰。乃至於棄其所為。盜跖之類也。至乃連屬之語。遂未之見。恐後世偽造之文。與不可從矣。舜典不曰。乃卒。復而曰。卒乃復也。左傳屢云。無乃不可乎。家語曰。若乃十一而稅。王言莊子曰。而乃謂我為盜跖。盜跖皆乃字不在語端。且忽然之辭。則當在語端。今云至仍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何顛誤之有乎。當孔子之世。列國亂逆無紀。王師不能征。故序其所以不可無孝道祖述也。魯三桓逐昭公。非弑其君與。衛蒯聩爭國非弑其父與。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易孔安國據是言。以為孝道歎述之張本也。正當作征。伐其罪以正謂之征也。劉炫曰天子不能伐隣國不能討。直可從矣。

是以夫子每於閑居而歎述古之孝道也。

閑古鈔本舟橋本足利本活字以故也。每猶常也。本並同伏原本世傳本皆作間。

而抑之辭也。夫子指孔子而言也。夫子弟子猶係國則謂之君臣也。儀禮主人與弟子相對而言如君臣也。鄉射禮曰命弟子鄭註云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可以照矣。此句輒結第一段之意。故曰抑歎述古之孝道也。下文陳其終始也。

夫子敷先王之教於魯之洙泗門徒三千人而達者七十有二也。貫首弟子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諭而寤者也。

三千人足利本舟橋本古鈔本並同世傳本活字本皆無人字。七十有二也。舟橋本活字本伏原本並同古鈔本中古今皆無也。字足利本鄭註本並二下有人字。

第二段陳歎述

孝道之終始也。而字雖然之辭也。回當作淵。蓋傳寫之誤也。論語先進篇孔子之語。乃作顏淵也。孔安國引之。凡孔子常呼弟子以名。若有所賞則以字也。性也當作之性也。夫子弟子之解。既詳于上矣。弟子數蓋取家語之文也。達者史記世家作身通六藝者。弟子傳作受業身通者。家語弟子解曰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今按升堂入室。總七十九人而云七十二者。謂其大數。猶如三千餘人而云三千人也。貫首冠首也。或俗云冒首也。貫寒韻沾

歡切音冠也。說文徐曰取其首。故从元。釋名曰貫也。以此觀之。貫冠相通在首之稱也。漢書佐被傳曰被為冠首。又邊襲傳蔡曰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漢書並山世璠參疏載之。然六朝時或如串物。或如在首。其說不一也。劉炫解之以為兩端也。一曰若物在繩索之貫。一曰在群賢之先。故謂之貫首。直解或者云貫首是後世俗語。多見于佛書云云。可憐其說之拙矣。寤悟也。六書正譌曰悟古文通用寤。正譌可照矣。

其餘則悱憤憤若存若亡唯曾參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待坐而諮問焉故夫子告其誼

此句陳曾參雖不及四哲。至孝之性因諮問告其誼也。悱者將言而未能也。憤者將敢而未能也。是取乎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述而劉炫解悱曰存於口欲解不解者。直解得之矣。解憤曰結於口者。同上未得矣。若者預及之辭也。唯猶獨也。上而字然之辭也。下而字因而之辭也。諮者與咨同謀也。痛惜

也。此句依孝經五等章。陳曾參不達其所也。或者云悱憤者與論語之字義不相協者。蓋不精於字訓者也。

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也。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與五經並行於世也。

諸本並同古鈔也。字當移于世下也。傳寫之誤也。本然下有而字。

上文曰曾參是謂未達之質。故稱之以名也。爰曰曾子。是謂集錄孝經之賢。故稱之以子也。雖曰參也。魯豈不敢乎。劉炫引別錄曰孝經之名曾子所

說。蓋問孔子然後成之。孔子必有潤色。不籍曾為
藁草。直解可從之矣。孔子自云行在乎孝經。非曾參
一手之制。孔安國亦知之。然此句云遂集而錄之。
名曰孝經者。賞其功而歸乎一人也。或者疑孔序
云為成于曾參一手。而非孔安國之筆端。蓋不甘
文章之昧也。與五經並行於世者。指六國前而言
也。然而孟荀等更不言孝經。適魏文侯之孝經說
傳於世。是以為七十子之徒專習孝經者。故曰與
五經並行也。五經者詩書禮易春秋也。白虎通五

經篇則樂書禮易詩也。今不取矣。漢代樂止。五經
博士不與樂也。劉炫直解以此句為第十段也。邢
昺曰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
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註疏凡唐宋人不見
孔傳。故不知孔安國之序文。遂發憤且發妄。不得
止也。抑亦學者之辟矣。

逮乎六國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
絕而不傳也。

逮乎六國一句。逮及也。下及字當訓至也。廣韻曰

至也。逮及並通。若同訓則語路屬野也。劉炫曰六國於時。交兵戰爭。故學校衰廢。及秦始皇三十四年。直解是亦及至也。故係年數而言也。尚書序曰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尚書皆互文不同者。却所以出於一手也。學校謂講堂也。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也。由從也。而因之辭也。六國。劉炫曰韓魏燕趙齊楚。直解可從之矣。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

上文論古孝經不傳而至。此句陳今文孝經初出自河間而多誤也。漢興與上文暴秦之衰反對。故云漢興而尊之也。武帝即位而創制年号曰建元也。今不曰武帝而曰建元之初。乃避諱也。河間王劉炫曰。景帝子武帝弟。按隋志。河間人顏芝藏孝經。其子顏貞傳之。故河間獻王得而奉之。凡十八章。謂之今文孝經也。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所得顏本。正義虞淳熙曰。顏芝河間人。藏孝經。夫以秦之大索而身殉此經。閔不畏死。藏以待貞。

集未鴻曰今文孝經一十八章。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皆隸書。疑皆無異說矣。以使也。不用使而用以者。輕且易也。乃分為數家之張本。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辟中。石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科斗形。劉炫曰武帝弟魯恭王名餘。以景帝前元二年封淮陽王。三年徙為魯王。立二十八年。元朔元年薨。謚曰恭。是武帝即位十三年也。壞辟之歲。武帝初在元朔之初也。直解家語後序曰元封之時。吾仕京

師。後序然則武帝立而三十年而孔安國初仕。初仕前十七年。既壞辟。尚書序曰悉以書還孔氏。又曰弗可復知。悉上送官。尚書然則孔安國初仕前十七年。既見辟中古文奉詔。作尚書傳而後殘闕。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府也。尚書序奉詔而作。故遜稱曰孔子舊宅也。孝經序私家之淳史。故尊稱曰夫子講堂也。或曰科斗書。或曰科斗形。皆互文之筆。力非他人之作也。俗間疑孔序者甚非矣。オトマシヤクシ科斗形。蝦蟆子之名也。或作蝌蚪。說文徐鍇曰引筆為畫。

頭重尾纖取類賦名謂之科斗。文說遠古之書似科
斗形亦可知矣。科斗竹牒姑從家語後序。以為子
襄之所藏也。詳辨于下矣。尚書序曰有錯亂摩滅
尚書蓋以漆書竹牒故也。若非漆非竹則何有摩而
滅之理乎哉。抑如漆書竹牒之舉。則全在於謀百
歲不蠹。而其於藏匿則固難也。以此觀之。周末戰
國之際。諸子百家雲起。莫一與此經者也。孔氏裔
孫悲歎之。而藏僻以俟文德再興之時。其實何人
所藏與。何時所藏與。不可詳知矣。蓋孔安國亦疑

之。故於尚書序則曰我先人。於孝經序則全不言
王肅家語後序為子襄所藏。亦不慥慥爾也。唯據
近於古而姑從之。至如畏秦火而藏。則固無所徵。
皆後人之按意也。不曰得一篇而曰得二十二章。
稍似不全矣。今閱全篇語脈。有初有終。而及于有
餘字。則滿一篇之數以為足矣。科斗竹牒之為書。
蓋每片書一行。每行一兩句。不必折半一句為兩
行也。故對音之文字相接連。不俟點發。而能可繼
音而誦也。不然則押韻雖斐斐而衆人焉得見之。

乍識乎。非如後世先定其章句。探索其韻而讀也。恐字形亦簡而正。執筆者急遽。不可能也。故秦政甚惡之矣。繫傳曰。書有工拙。或引筆為畫。頭重尾纖。取類賦名。謂之科斗。孔子壁中書。滕公墓是也。大篆史籀所作。所謂籀文是也。字體繁複。蓋與古文並行。故孔子時。經復行古文也。秦政嚴急。務趣約易。李斯頗刪籀文。謂之小篆。會稽山銘及今之篆文是也。苛暴尤甚。篆復不足以給。故程邈作古隸。以自贖。字書曲折點綴。易成。即今之隸文是也。

但無八法而已。凡此五者皆正文也。

說文

此五體之

文。歷代就其易筆。漸至隸文。然則科斗不易筆。亦可知矣。非如後世精密方寸容十字也。由是按竹牒長尺有二寸。上下除其編索。各一寸。全筆科斗之處。大率一尺也。周一尺當今七寸有餘。周尺詳辨于度其筆畫而收也。曾探索詩書押韻。若一行非一兩句。則其韻字不相並。於是竊疑古者押韻之書。必以韻為句。而一句之半。更不移次行。是以開其卷

則繼韻可高誦也。今下舉孝經白文，乃以一兩句為一行，專韻字相對也。但更端發語類，雖一二字亦為一行也。

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從隸字寫之。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光甚好之，言為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為天下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魯，輒以人事請索。或好事者募以錢帛，用相問遺。魯吏有至帝都者，無不齎持以為行路之

資。故古文孝經初出於孔氏。

此句陳古文孝經之所由來也。孔安國仕京師前十七年而藏辟既出，乃還孔氏也。於是子惠得詣京師獻於朝廷焉。博士群儒從隸字寫者，曰古文孝經也。孔安國據伏生所論，而朱經墨傳者，乃古孝經也。一源分流，因譯者之雅俗，遂為二也。魯三老子惠者，在孔安國仕京師之前。恐是九世子襄之子乎。尚書序曰：悉以書還孔氏。孝經序曰：還子惠一通。並似謂其父所隱還其子也。隋志曰：末孫

惠所藏隋志恐惠字盖原孝經序文也。若子惠匿之而子惠得之。則自秦焚書前。至恭王七八十年。大率百餘歲。雖得三老之稱。而其齒甚長。自秦焚書至武帝即位七十四年。恐隋志之說必非矣。始皇三十四年戊子焚書八年而漢太祖立。乙未十二年而惠帝立。丁未七年而吕后立。甲寅八年而文帝立。壬戌二十四年而景帝立。乙酉十六年而武帝立。辛丑始制年号曰建元也。六年而五經博士曰元光。丁未六年而曰元朔。癸丑六年而曰元符。己未六年而曰元鼎。乙丑六年而曰元封。辛未

六年曰太初。丁丑四年而曰天漢。辛巳四年而曰太始。乙酉四年而曰征和。己丑四年而曰後光。癸巳二年而曰始元。己未昭帝立自武帝至昭帝。凡五十二年也。

○據家語後序。孔子生伯魚。名鯉年五十二二世伯魚生子思。名伋年六十二三世子思生子上。名白年五十七而卒。四

世子上生子家。名求年四十五而卒。五世子家生子直。名榘年四十六而卒。史記云。六世子直生子高。名穿年五十七而卒。七

世子高生子順。名微為魏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史記云。又云。後名武。五字可疑。八世子順生子魚。名及子

孝經上

襄名騰子文名九世子文生子產名及子士名讓後

惠帝博士遷長沙王名貞年五

太傅年五十七而卒名貞年五

史記漢書並云襄生忠字子貞按中忠相通若非

誤寫則恐一名忠乎後序云名貞蓋貞字誤也又

子士名襄與八世子襄勿十一世季中生子威名武

混同諸說紛紛皆不詳矣名武

及子國名安王肅曰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

孫後序孔安國以下何孟春可從之矣名武

十二世子威名武為文故引王肅名武可從之矣名武

名霸叙孔光先世文作名武生延年名武及次孺名武

延年名武生霸名武蓋有錯亂也名武十三世次孺名武生子夏名武

即十世叙孔光先世文曰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名武

之孫也太宰純家語增

十世子產名武從高祖有功封蓼侯年五十二而其

子名臧官至太常無其嗣漢書百官表元朔二

九世子襄名騰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辭藏

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家語

後其後嗣不審

九世子魚名為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

名育一名元是十四世而其後嗣不審

十二世子國名安元封初年仕京師由博士為臨

孝經上

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卒六十而安國生晁。晁

生驩。史記

○史記漢書並云鮒弟子襄。為孝惠帝博士。蓋有錯

亂不得從矣。十二世子惠。名武安國之兄為文帝博士。闕

志云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世而卒文帝與惠帝相距十五年。

而四代前之九世子襄為惠帝博士。其年數固不

合。且子襄是藏辟之人。當在于始皇焚書前也。後

序云。次子襄字子士。後序此所謂次子猶云次男。乃

謂子產之弟也。諸說紛紜自此而始子文之男有二子。其長

子是子產也。名襄一名熙索其次子。是子士也。名襄

後名讓也或以此襄為九世子襄者誤矣。襄者名也子襄者字也

九世子襄時。惠帝未立也。太宰純後序註曰。漢書

文鮒弟子襄四字未詳。家語增註可從之矣。漢書曰。忠

生武及安國者是也。史記曰。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者非也。又敘孔光先世。文云。武生延年。延年

生霸。太宰純增註亦引之蓋有錯亂也。當作武生延年及霸

也。蓋武之子故其類名曰霸也。延年之弟故其類

名曰次孺也。孔光既云孔子十四世也。是確徵矣。

若霸者武之孫則當十五世。斯幾不合矣。

○許冲曰古文孝經。孝昭時魯三老所獻。較定吳澄曰

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同江元祖曰昭帝時

魯三老進孔子古文。傳說皆承誤而又誤者也。孔安

國為武帝博士。作孝經傳。當此時既有三老所獻

者。孔安國已沒而後十餘年而昭帝即位也。後序曰元

封時吾仕京師王肅曰子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可以照矣武

帝即位後五十二年而昭帝即位也。其不合可推

而知矣。又孔子惠者為誰子不詳也。孔安國少時

子惠已老矣。故闇以為子襄之子乎否。毛奇齡曰

此必以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

者。尚書謂為子襄之子者是也。為名忠者不是矣。

忠者子士。名襄之子也。豈有襄之子名曰襄之理乎。

若以襄為忠則孝經序及隋志王肅後序皆以為

誤乎。其說不亦誣乎。英雄欺人而已。且子士為惠

帝博士。其子則必呂后文帝之時也。史記漢書並

云襄生忠者。恐屬錯亂。殆不足為徵矣。始皇焚書

在三十四年。相距七年而漢興也。藏壁不甚遠。而

莫知者。家語後序以為忠之祖父兄子襄之所藏。姑從之。王肅必有所據而云爾。山本信有曰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隋志末孫惠豈非此乎。尚書勤王師按子惠是字也。襄是名也。隋志混同以為一人。蓋泥還字以為襄嚮匿之襄更得之乎。三老者有司官名。劉炫曰漢高祖舉民年五十以上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又曰文帝詔曰三老者眾民之師也。直解實三老者。漢興始所置也。家語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辨樂蓋漢高祖取于此也。

○又還子惠一通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尚書序曰悉以書還孔氏。並還字似歸乎藏辟之人焉。始皇焚書而後七十四年而武帝立。孔氏裔族不少。皆未嘗知有藏辟也。今幸得文德復古之時。而顯矣。然則不百餘歲則所不能也。非子惠匿之子惠得之亦明矣。三老者年五十以上篤志之民。不必多壽也。隋志之文山本信有之說皆以還字為歸乎藏辟人則不可矣。後序曰悉以歸子國亦非歸還之歸。謂其附屬也。

○侍中霍光甚好之。逮昭帝即位，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讀史論畧遂霍光女為皇后。漢書霍光是武帝季年昭帝初年之人也。

○毛奇齡曰：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今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家，鮒係孔子八世孫，為陳王涉博士，弟子襄為漢景帝博士。尚書鮒詞紛紜如此。子魚鮒名子襄騰名俱孔子九世非八世也。或云鮒詞八世疑是八世之誤且子襄為景帝博士，疑有錯亂也。十世子產從高祖有功，漢興五十年而景

帝立，豈有九世子襄為博士之理乎？蓋毛奇齡承謬而又謬耳。九世子襄之為藏，辟人宜從家語後序矣。與史記漢書不合。乃王肅有所據而云爾。劉炫曰：子襄藏之也。直此說不可易矣。史記漢書並稱我先人，不明其為誰。凡隱者不言其姓名，况藏辟使人知乎？故稱我先人，不以歸罪於一人。而此諸隱者，不亦宜乎？懼秦政峻急，而子襄匿之，是亦後人懸空之論。其實秦前匿之乎？否？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或論序文曰還子惠一通。是效下文以一通賜所
幸侍中霍光之例。則當曰以一通還子惠也。此說
非無謂矣。漢以上之文以字活用甚多。說文移里
切上聲也。韻會引廣韻以猶為者平聲也。俗云夫
以之類者去聲。猶意也。乃與易通而修也。今所謂
以一通。乃修一通也。謂新從隸字寫之者也。故霍
光貴之。恰如寶玉焉。

○或又疑云人事是贅物之謂。而後世俗語也。是亦
聞見不廣之蔽也。後漢書黃琬傳云。權富子弟以

人事得舉。或魏志杜恕傳。晉書卻詵傳。皆有人事
山世璠標註取之。自後漢以來似謂贅物為人事
也。雖然。莊子曰。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漢又曰。至樂
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道家語後序曰。私
以人事募求其副。說文序曰。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皆非。後漢以來之語亦明矣。劉炫解人事曰。參承
諸侯求覓之。直解可從之矣。與家語後序相協也。凡
父事兄事。敬事服事。類皆事猶仕也。王事公事。多
事類皆事猶政也。韻會云。大曰政。小曰事。有事大事。講事類

皆禘祫春蒐夏苗獮獮冬狩也隱公五年生事死事人
事猶字也洪範五事乃貌言視聽思五也是非事
而謂之五事今以人事為贄物則下文云募以錢
○帛者何也抑非贄物與其不成文可見矣
用相問遺乃常相問貽也以為行路之資者以音
使也言使為行路之入費也初出於孔氏者非孔
壁之舊故不曰始出而曰初出也

而今文十八章諸儒各任意巧說分為數家之誼淺
學者以當六經其大車載不勝及云孔氏無古文孝

經欲矇時人度其為說誣亦甚矣

此句討論今文家之蔑謗古文家也魏文侯以來
叔孫通等迨河間顏氏皆所傳之舊本未嘗分章
數且不有古今之別諸儒分為十八章任意巧說
而後河間獻王得古文奉進於是傳來之舊本不
得不謂之今文古今始分遂為二家也今文數家
之說雖淺學因廣行以為當六經也莊子曰六經
者先王之塵迹天運乃詩書禮樂易春秋也上文曰
五經者指七十子之徒行迹而言也不與樂今曰

六經者指當時學者之宿意而言也其本惟一也若盡聚衆說則雖大車而載不勝也然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而欲求勝不亦誣乎可謂矇時人矣或者論曰大字當作多也劉炫曰妄講虛辭多費簡牒直解是也按直解之文解載不勝為多也非解大為多矣大車者詩衛風之辭也載不勝者言載而不能載也勝平聲任也舉也表記曰舉者莫能勝也禮記勝任也若堪勝之謂則當曰不勝載也禮記吾愍其如此發憤精思為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

言未以發經墨以起傳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也此句陳所以作訓傳以示後學也孔安國傳者於尚書則簡而要於孝經則不簡不要未經墨傳及萬有餘言也抑尚書者古先王之遺典而君大夫之規鑑也故其訓傳儼然也其巧辭卓爾也孝經者不然將以貽後學故反覆丁寧曲說正誼遂成長篇也

今也中祕書皆以魯三老所獻古文為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

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

此句明當時古文今文非真本也前句庶幾之辭語已無也字為是也此句述懷之辭發語有也字為是也疑也今二字顛誤也劉炫曰漢官有中書祕書之署中書言其在內祕書言禁密二者皆藏書之司直解中祕二署之書並以群儒隸書為正其實不如朱經墨傳而更不刺譏竊憚朝廷矣河間王之所上者本是叔孫通顏芝等所傳縱以傳曰為先帝詔辭張其宗旨何免無筆削乎莫如從伏

生之誼為訓傳者也或人疑此句曰漢先帝三字何不思乎幾不似孔安國之文或曰漢字自是異世之辭私記皆非無謂矣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孝經序曰漢興建元並不忌漢字唯漢先帝三字連屬者不雅言雖然諸國往往相傳云傳曰者漢先帝之詔辭也今孔安國舉其流言以形容時人張其宗旨焉得不言漢先帝乎特因此三字其習俗乘舊染尤明矣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禮記此之謂也自昔古文云古文云殊不知其實皆近文矣

○或說曰言傳曰者史籍無所徵也山世璠辨之曰班固漢書及荀悅漢紀高惠文景詔莫謂孝經言傳曰者唯翟方進傳成帝賜方進之策書有之論語序邢昺正義亦引此為証蓋安國居其世而言其事即其所目見也不可以班荀二史不取載為疑焉標註可從之矣按孔安國元封時初仕京師在官六年而以病辭然後相距六十年而成帝立於是始有言傳曰之語也若孝經序果後人偽造則何取成帝時之語用諸武帝時哉凡偽造者專欲

其合符是人情之常也而豈用目前難知之語乎以此觀之孔安國所目見不亦慥慥爾乎

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

此句舉孔安國幼學時世人所言以論其辟也藏壁古文尚書未出之時伏生口所傳亦曰古文尚書也是本非出叔孫通之門也然而時學士輕視之皆云出叔孫氏之門者實習俗之辟不免舊染矣古者學士守一師而不敬其他謂之師法也非

持不信尚書耳又謂孝經曰知孝經有師法皆學
士之辟常如此古今不異矣自道者見于論語伯泰
或說曰濟南伏生嬴秦人也歷漢興文景豈在乎
劉炫曰伏生於文帝之時已年九十後文帝元年
下至天漢八十年天漢之后古文方出伏生於時
必不在也直解此解伏生之古文尚書非藏壁之古
文尚書也然似伏生與孔安國不面語故後人亦
復疑之諸葛蠡孝經考附錄曰夫叔孫通者事高
惠二帝凡十數年然則今文之出在河間前而叔

孫通何不以此獻於朝而徒授其門徒耶附錄夫序

文曰出叔孫氏之門者孔安國舉世人之流言也
固不足徵矣孔安國元封初仕京師在官六年以
病免年六十而卒自元封六年溯至六十年則當
文帝十五年孔安國生于此矣文帝季年伏生已
老而孔安國幼若也伏生已老而齒亡不成音使
其女教人若干年齒而沒乎不知其詳矣孔安國
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蓋伏生極老孔安國幼
學故曰昔吾也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後孔安國

辨官改元至太初天漢也然則劉炫曰天漢之后
古文方出者甚非矣凡古書極難得而解若一人
發疑則衆人亦又疑譬如狗之一吠百吠也孝經
序如偽造則尚書序亦偽造也尚書序既偽造則
尚書亦偽造也尚書如偽造則論語亦偽造也此
豈不激論哉孝經尚書論語俱一壁中之書也
其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為天子用樂省萬邦之
風以知其盛衰衰則移之以貞盛之教淫則移之以
貞固之風皆以樂聲知之知之則移之故云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也又師曠云吾驟歌南風多死聲楚必
無功即其類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識音而可以樂
移之乎當時衆人僉以為善

故云古鈔本中古本舟橋本活字本伏原本世傳
本並同足利本鄭註本皆作故傳曰知之則足利
本中古本並同舟橋本活字本伏原本世傳本皆
作知則樂也中古本舟橋本活字本伏原本並同足
利古鈔本皆無也字古此句難學士之以樂德比
天變也孔安國之意可美稱矣六朝以下孰及是
乎虞夏之時未有三百也又樂未有八方也國衰
則移之以盛樂殆未聞矣以樂省萬邦之風蓋流

俗之言也武王省殷之風不以樂而以剗剔孕婦
豈借樂哉孝經移風易俗之一章蓋後人之挿入
也吾黨刪之不取矣王制曰脩其教不易其俗禮記
曲禮曰入國問俗上同皆四方之國其俗不可改易
矣但學記曰化民易俗乃化民脩俗也非改易之
謂矣化民如改易其俗則豈有化之理乎漢代學
○士於移風易俗臧否雷同皆不達也宜從孔說矣
或說曰此序果孔安國之文則何无忌邦字朝川
鼎曰邦盈二字不為高祖惠帝諱私記此說實然矣

邦高祖之名按所謂萬邦之風是舉時俗之流言
盈惠帝之名故不得不言也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禮記玉
藻曰教學臨文不諱上同恐取于此乎魯恭王名餘
武帝弟以元朔元年薨謚曰恭是亦不得不曰恭
王惟云魯王則何抑士於君所言如大夫沒則稱
謚猶字名此禮也玉藻况於武帝弟乎遂省畫作共
王而忌之以此觀之蓋邦字亦省畫用之而往往
傳寫全作邦乎否不可知矣河間獻王名德武帝
弟方在位未有謚也故曰河間王得而獻之序是

忌其名而不忌獻字也諸葛蠡曰孔傳者出六朝之偽造其世以居于兩漢三國下偽作者妄留意於其先代而忽爾忘孔安國居其朝不覺致此齟齬耳附錄此說訛謬之甚者也六朝孝經偽造之史籍無傳唯隋劉炫得古本作稽疑至唐今文學士謂為劉炫偽造也抑學士憎異於己者古今不異矣當時學士今文古文合璧不語對門不言可以觀矣今閱劉炫本最近於古者也於是諸葛蠡之妄言不俟辨而明矣徵之一也凡史籍論科斗者

莫不以孔序為宗也孔序若六朝偽造則漢魏之史籍依何書收之乎

如說文序及漢魏史

徵之二也孔傳亡

於梁亂諸書所載無異說也抑古鈔本者授受相傳云繼體天皇時經典始來之舊物當晉太康五年也幸在于今日能與桓譚新論之說闇合恐是孔傳未亡之時卒佚於日本者也孔序豈六朝偽造哉徵之三也

○師曠云云引左傳也

襄公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

師也劉炫曰楚師伐鄭晉將救之師曠云吾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直解
吾嫌其說迂然無以難之。後推尋其意殊不得爾也
子游為武城宰作絃歌以化民武城之下邑而猶化
之以樂故傳曰夫樂以關山川之風以曜德於廣遠
風德以廣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
又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非唯天子用樂明
矣

此句明其衆說之迂曲也。孔安國初未得其考證
故曰無使難之以者使也然後推尋其考證殊不得以

衆人之說為必然也。子游云云引論語也。雍也而猶

乃尚猶也。而字或奴代切音耐廼也。爾雅曰仍廼

侯乃也。釋詁故或通尚也。傳曰以下引晉語師曠之

言卷八以國語為春秋外傳故曰傳曰也。今之晉語

作耀廣之下有風風德猶云誘德也。左傳曰風馬

牛不相及。僖公四年疏云牝牡相誘謂之風可從之矣

以者猶使也。又曰以下二句引詩序二句俱用焉

字者經歷之辭而萬緒如此之意也。唯者專之辭

也。據此考說則衆說之迂曲確乎明矣

夫雲集而龍興虎嘯而風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謂毋矣胡笳吟動馬蹀而悲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馬與嬰兒也何為不可以樂化之此句取譬以責學士之妄說也上二句因文言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而為文采也上句曰雲集而龍興從此文法則下文當曰風起而虎嘯也今不然而曰虎嘯而風起者羅文句法也雲集而龍興風嘯而風起風相對龍虎相對為羅文也猶如漢書羊續傳云車馬羸敗也車馬羸敗胡笳吟動李少卿答蘓武書曰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文選樂書胡笳解曰李陵有胡笳牙動之說樂書蓋互動牙動並同也笛奏有三其一曰龍吟也然則所謂吟動者笛奏之謂也劉炫曰塞北馬之所出直解不可信矣果如說則四言四句不成文法也胡笳吟動一句馬蹀而悲一句胡馬二字語端之對音也亦下文然黃老之彈列子序曰貴黃老術者指黃帝老子而言也漢景帝貴黃老正在孔安國時劉炫曰黃髮之老人也直解不可從矣黃髮老人之彈何為嬰兒起舞乎不審也劉炫之書人以為偽造亦此類也嬰兒起舞

者黃老無為而治之遺風相感也上二句語端胡馬對音下二句語端黃嬰對音也古者歌韻麻韻混用陽韻庚韻混用詳辨于押韻考矣胡馬嬰兒並相感於其音况於庶民乎雖愚而愈於胡馬嬰兒也何為樂但天子省四方耳哉

經又云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而說者以為各自敬其為君父之道臣子乃悅

此句又舉孝經之文而質學士之誤也敬其父則子悅之章於吾黨則刪去而不取矣蓋後人攬入

也漢時今文學士信之故大義云敬人之父則凡

為人之子者莫不悅矣注御孔安國託先王曰教之

以孝是敬其父孔傳並不是矣今文家之說尤不是

也以為猶謂也為字以為切音位與謂同乃意也

余謂不然若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

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為君父之道則臣子便

可以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為傳皆弗之從也

此句因孔子喻齊景公之意而嚴斷序文之終也孔子答於景公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豈得而食諸顏論語然則君父雖不君父而臣子不
可以不臣子也孝道如此矣昔者晉世子申生嫌
捨其父而行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不敢愛其
死禮記檀弓是父雖不父而子不可以不子之故也孔
安國依古之道作訓傳非今文家之所及也或云
孔傳之出於偽托先儒既已論之弘安本跋按邢昺之
序曰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疏註其十二之
明證悉辨之已詳矣雖然唐魏徵之群書治要載

鄭註孝經又良芸之者得齋然之遺本鄭註孝經
而上梓以此觀之邢昺朱熹等之言不足與議矣
弗之從也諸本作弗之從焉也宜從弘安本弘安本者
阿部侯所藏或不知焉字衍文而謾說非漢人序
文者不亦辟乎

歷代傳系

孔子

孝經序曰夫子每於閑居而歎述古之孝道
家語弟曰夫子曾子志孝道故孔子因之以
作者經漢書藝文志曰孝道
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

曾參

孝經序曰曾參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
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侍坐而諸問焉
故夫子告其誼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
也遂集而錄之著名曰孝經孝經緯曰孔子七
十有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因著
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

公明宣

樂正子春

孝經上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孔子思

公明宣樂子春並曾參門人也子思
江元祖曾子曰宣曰安敢不學見之
不讀書明宣曰安敢不學見之
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見之
叱曰曾子寢疾病于犬馬宣說之
又曰曾子寢疾病于犬馬宣說之
曾申坐於足童子偶坐執燭不入於
思曰仍吾執親之喪也水燭不入於
日不至焉者先王之制禮也燭不入於
謂子思樂正子何公以明儀之徒始
未作之思前夫子之何公以明儀之
皆孝經是參之傳也撰儀之徒始
孝道是參之傳也撰儀之徒始

卜子夏

中契曰孔丘知元命陽衢乘紫麟下告地生
要道隱形不見至夏往觀寫得十復書魯
端門餘飛為赤鳥翔摩雲家語弟子解曰
滅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
孔子政為鉤命決曰孔子春秋屬商孝經
屬參是故魏文侯決曰孔子春秋屬商
後漢書子思子魏文侯決曰孔子春秋
十克三篇宓子思子魏文侯決曰孔子
李克三篇宓子思子魏文侯決曰孔子

魏文侯

虞淳熙孝經集靈曰孝經自魏文侯而下
唐宋傳之者百大家全孝經九部二文侯
迄今益又與六籍同煨朱錫鬯曰魏文侯
傳至嬴秦與六籍同煨朱錫鬯曰魏文侯
侯所受蔡邕賈思勰朱錫鬯曰魏文侯
書嘗引文侯孝經傳

孝經上

顏芝 顏貞

孝經註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世考經集靈序曰繁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感

長孫氏 江翁 后蒼 翼奉 張禹

吳澄較定孝經考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子氏壁中古文為異王偉孝經集說序曰

獻王

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之徒皆名學朝長孫氏江翁后

孔子襄

孝經序曰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卷八章所謂今文也

子襄名騰孔子九世也王肅家語後序曰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

孝經上

巽

時人無能者然則古典之科斗
已廢亦久非獨尚書孝經耳矣

孔子惠

序曰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群儒
從隸字寫之還子惠一尚書勤王師曰魯
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
隋志末孫惠豈非此乎

霍光

序曰以一通賜所幸侍中霍光秉政復文景業
為口實按漢書昭帝時霍光秉政復文景業

孔安國

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也孝經序曰淺學
者以當六經其人大車載不勝又云孔氏無古
其如孝經欲矇時人度其為說誣亦甚矣吾
文如欲矇時人度其為說誣亦甚矣吾

餘言朱以發經墨以起傳庶後學者觀正誼
之有在也立國學後文德殿書為周師及鄭玄
二家始並立國學後文德殿書為周師及鄭玄
是經不勉俱煅孝經之質疑曰安國之周師及鄭玄
梁隋國文志曰安國亡於梁亂皆無異論矣然
載安國訓傳之本於亂無存必矣唯
則六朝以下朱經始來當晉太康五年也
我邦應神時經及博始來當晉太康五年也
體邦再經典及博始來當晉太康五年也
帝時監十二年也博始來當晉太康五年也
既供於日存何故秦火則在壁中梁
亂則供於海外蓋孔曾之靈所為也與中梁

劉向 劉歆 揚雄 韋昭 趙岐 班固

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詔書者
陳農求遺文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
經傳諸子遺詩賦向輒條其篇目嚴其指意奏
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虞淳熙

集靈曰劉向以顏本或古文經除其繁惑
 定十卷孫本以疑曰或疑古文經出壁遂不
 故劉向歆揚雄班固馬融杜預之徒皆不
 見真古文惟王肅始似竊見亦未必真也
鄭眾 馬融 鄭玄 鄭玄 張霸 賈逵 杜預
 孝經集說序曰以十卷鄭眾馬融鄭玄皆
 為之說虞序曰以十卷鄭眾馬融鄭玄皆
 十之六詐飾于劉歆諸家並云兩偽興於張霸
 馬融鄭玄章昭杜預趙岐之劉歆班固賈逵
 文謂凡所舉書出于二岐之徒皆不見真古
 篇之內者指為逸書故也

都尉朝 庸生 鄭冲 蘇愉 梁柳
 皇甫謐 臧曹 梅頤

孫本孝經釋疑曰隸書竹簡名隸古定書叙
 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是時孔安國之門在
 都尉朝傳其業朝授膠東庸生第國承及
 太保鄭冲授而愉授柳第之內承皇
 甫謐又從柳而得之愉又授柳第之內承皇
 豫章內史梅頤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

王羲之 皇侃

法帖本跋曰咸和二年春正月奉詔寫十本
 臣王羲之聚字偽造無王羲之奉詔寫而世
 皆云疑然朝仙臺鼎文庫云慶長後得羲之
 傳矣雖在仙臺鼎文庫云慶長後得羲之
 經今藏之孝經者其兼本乎且與石臺
 字之行世義字樣不殆命乎而無偽造姑
 本之比校則蓋至唐御註之設則尤真偽
 字數之經理文異同比校之脫之乎今真偽
 不論但經文異同比校之脫之乎今真偽

孝經上

四八

段揚爾

應神十七年再貢百濟國始貢博士及經典也至
繼體七年再貢五德殿經典未亡之前放武帝
天監十二年也文德殿經典未亡之前放武帝
百濟國王貢於日本世世相傳至于今

王逸

王劭

劉炫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廣代已逸隋開皇十
四年昺初學曰王逸于京師陳人處得古本送
與著作郎王劭以劭為二曾子問炫似校定炫
遂以廢人章十分為二因著古本於京師陳人
閨門章凡疑曰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
篇孝經釋疑曰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
家傳曰劉炫疑曰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
經說曰劉炫疑曰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

玄宗帝

至隋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致河間劉炫
因序其得喪又曰宋三朝藝文志曰五代劉
來孔鄭二註皆亡又曰吳草廬曰隋時有稱
得古文孝經者絕無來歷之足利學校有所藏
有劉炫直解又玉巖堂所藏不可謂無來歷
者之標註悉引劉炫之述義不可謂無來歷
玄宗皇帝
孝經集靈曰開元十年六月頒御註孝經於
天下較定孝經曰今此文是漢河間王所得顏
司馬貞議曰今此文是漢河間王所得顏
芝本至劉向以此文定十其本近古文
二至劉向以此文定十其本近古文
穿鑿更改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鄙孝經釋
疑曰唐司馬貞欲削一文章為國諱不得釋
以古文為偽故駕此說以欺固議便得無
可考古文以恣其誕爾說以欺固議便得無
文即有之載隋志魯三老進古劉向亦

孝經上

四十九

以顏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志謂

司馬光

疑後出之偽而篤信之朱熹姑據司馬指解不
為註之本而誤

喬然

虞淳熙集靈曰日本國僧喬然雍熙元年
進孝經一卷越王為軸孝經第十卷皆
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新義即鄭氏註者越
王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
希古等誤也喬然歷年永觀二年到彼朝
年喬然入宋既歷三年永觀二年到彼朝
當宋宗元熙平中日本僧喬然以鄭註來
文總目云咸熙平中日本僧喬然以鄭註來

者年歷誤矣貝原元端孝經纂註引
文獻通考作新義第五一卷似是矣

邢昺

邢昺正義按萃梁皇侃唐元行冲等之諸說
正先集說序曰玄宗自為註用十卷為
冠於章首至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
宗明義等類為正義之疏者元行冲也
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

范祖禹

孝經集靈曰范祖禹天祐中侍經筵上古文
孝經說嘗云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趾也

朱熹

孝經質疑曰唐明皇時傳孝經者殆且百家
明皇始剪其繁蕪振其樞要特舉六家之異

孝經上

同會五經之旨趣惜唐君臣欲有是心未成
其美文朱文公出獨以脩舉遺經為已任始定
程可久汪端明年又加精審與胡侍郎論議質
是又定孝經刊明書以疑文亦不無可疑者於
其所可疑信其所以疑

吳草廬

孝經質疑曰至元草廬吳氏因朱子刊誤以
今文古文校其異同又定一本按自序曰後
人因朱子所定而後易之加以此言也今不
敢但做熊大年養蒙大訓本用其刪定章次
以觀學

毛利貞齋

延寶七年毛利貞齋因先輩所著之大義標
註又著大義詳畧元祿八年貝原篤信大義

貝原篤信

貝原元端

山寄嘉

重訂寬文四年貝原元瑞拔萃大全所載之
諸說著孝經纂註寶曆年間山寄嘉訓點古
文孝經天明七年
再版行于世也

船橋公

伏原公

享保六年侍從博士清原尚賢公宗古學
侍讀遂頒舊本授其門天明元年正二位清
原宣條公重訂跋曰自車析公至今日六百
有餘年而祖宗手澤具存乎二家之堂焉

太宰純

享保十七年太宰純重刻序曰苟有足徵者
莫不參考十年更襲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
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
蓋相承之異未必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

鮑廷博

良芸之

知不足齋叢書序曰東條太宰純補音之孔傳孝經
增致補證序曰東條太宰純補音之孔傳孝經
叢書序曰東條太宰純補音之孔傳孝經
並取戒鏞堂輯為之考訂
寶曆三年讚岐良芸之行鄭注孝經其序
曰孔傳既梓而鄭注未行適得齋然之遺
本矣有岡生者遊予之門請梓焉按岡田
之重刻鄭註不全也依齋然舊本而依羣
書治要
故註文不全也
不如舊本之愈

藤益根

寬政三年尾張藤益根梓行孝經鄭註為之
序曰今所傳羣書治要載存十七章遂刻于
家塾以示同好增我邦矣又曰窪本仲默亦
要所載而獨存予我邦矣又曰窪本仲默亦

岡田挺之

窪本仲默

戒鏞堂

撰補訂鄭註乃以治要為監
本普采眾家而補苴作之證

增致提要曰知不足齋叢書又收戒鏞堂鄭
氏解輯而附補證下是書與補證猶魯衛也
然戒氏別肇其制絕不涉治要之疑爾廷
越矣蓋彼不諳有治要之書以致之疑爾
博亦云治要輯自何人夫書以治要之疑
治要之名已載宋氏唐志

東條弘

東條弘就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所載
本更加考訂並取戒鏞堂解氏所載
加剖折使瑕瑜不相掩之
七條重補之題曰增致孝經鄭氏解

山寄美成

孝經上

五三

山寄美成之家世世書卷數幾萬其為尤
譚新論云古孝經本也合古字四敬明考訂其
古字以徵為六朝前呼書矣附言曰得千歲
不借於美人成也美成亦不敢惜之而欲與天
下同則美成人共樂之不自今而後是書
所不能古字既論博豈不偉乎美成亦將明其
常能用古字既論博豈不偉乎美成亦將明其
况此於兼本始來正平本者用六朝俗字
貢千歲之兼本始來正平本者用六朝俗字

最上德內

凡孝經分裂為四曰古孝經曰今文孝經曰
古文孝經曰鄭註孝經總千歲百家莫不參
訓取真孔曾全文為

校本提目

古孝經之部

古鈔本

山寄美成所藏也其筆畫昌泰延喜年間之
譚新論相合也其筆畫昌泰延喜年間之
遺風也恐是百濟國王經典始來貢之時
本與果然則梁武帝天漢十二年先此時
既頌百濟國後百濟國入日本
蓋梁文德殿未會周師之舊物

中古本

江戶書肆玉巖堂所藏也引述義以字恰觀之
鈔本有閱者之標書悉引述義以字恰觀之
隋劉炫之述義未中時之本也

足利本

下野足利學校所藏寬政十年來傳以寫本龍
所訂赤城元恕言曰千年来傳以寫本龍
間有誤脫謹存其舊嘗聞足利學校以寫本龍
九野草創也相距九百九十二年

孝經上

舟橋本

曰享保六年侍從博士清原尚賢公校其跋
舊傳以此觀之古者博士累世貴漢魏遺
教故古書授受相傳至于今稱曰舟橋本

伏原本

天明元年正月二日清原宣條公校赤松鴻
天曰自車折公至今日六百有餘年而祖
宗手澤具存乎二家之

弘安本

寬政十一年天瀑山人輯佚存叢書收弘
安二年鈔本為實六百年前之舊本也今
稱此本也

活字本

何人之所學校訂乎不詳也相傳云慶長年
間洛酒有學校刻活字植經典蓋此本也

太宰本

享保十七年信濃太宰純依孔傳補字音
自序曰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寶
曆十一年再版安永七年三版寬政六年
四版文化二年五版文政四年六版文政

兼山本

八年七月版皆
稱曰太宰本
天明八年下總山世瑞依太宰純補音著
標註寬政六年再版皆稱曰兼山本也

赤松本

寶曆六年赤松弘擇舊說之
臧否著孝經述稱曰赤松本

金莪本

寶曆六年并立元擇眾說著孝經集
說明和三年再版皆稱曰金莪本也

集覽本

朱刊四說而加之以乙輯錄孔傳御註邢疏
今稱曰

白文本

延享元年太宰純孝經白文天明三年再
版文化二年再版文政二年會津豬

冢田本

安永四年信濃冢田虎著
維嶽梓行總六本稱曰白文本也

參疏本

寬政元年山世璠著古文孝經

考證本

年歷不詳高閑慎輯錄經傳中可

朝川本

文化六年朝川鼎據諸本考定正文著古

孔序本

原和二年日朝川本著孝經孔序直解為其

古文孝經之部

粹行今稱曰孔序本

大義本

寬永十八年京都書肆田原屋梓行朱熹

刊誤董鼎註大德九年已成化二十

行今梓行當我邦文明是也又一本明曆三年

年梓行當我邦文明是也又一本明曆三年

精矣一本貞享元年書肆小河屋梓行白文

又一本貞享元年書肆小河屋梓行白文

又一本貞享元年書肆小河屋梓行白文

又一本貞享元年書肆小河屋梓行白文

雲點又一本元祿五年書肆田屋梓行白文

雲點又一本元祿五年書肆田屋梓行白文

詳畧本

延寶十年毛利貞齋依標註著

貝原本

元祿八年貝原萬信

武村本

年歷不詳京都書肆武村本

菊屋本

年歷不詳京都書肆菊屋本

谷口本

寬文二年京都谷口三餘梓行

孝經上

五十五

纂註本 寬文四年 貝原元端 拔萃孝經 大全

啟蒙本 寬文八年 中野道伴 著孝

指解本 天明七年 大坂書肆 增田保矩 梓行 唐司

山寄本 年歷不詳 備前山寄 嘉梓行 古文 孝經 白

解詁本 孝經六年 五溪平龍 著古文

今文孝經之部

法帖本 不知何時 何人之所 刻也 晉王羲之 咸和

石臺本 唐開元年中 八分御書 虞世南 楷書

文明本 堯空所寓 寬政十二年 祥空所傳 享祿辛卯 歲

較定本 寬文八年 張天永 翻刻 明

北山本 寬政九年 山本信有 考訂 諸本

釋義本 寬政十年 甲斐渡邊 氏著 孝經

狩谷本 文政九年 望之 拔北山 狩谷 明道

註疏本 十三經 今稱 宋邢昺 疏本也

大全本

明江邦玉所輯一則疏鈔一本唐元朱熹校

古本

宋朱熹校為古今傳朱申作句解一則刊誤

則較定本

吳草廬依朱熹定文刊誤著

較定本

一則直解本明朱熹定文刊誤著

刊江元祖重訂

一則直解本明朱熹定文刊誤著

任註本

清任兆麟依宋明諸說著

鄭註本之部

良氏本

寶曆三年讚岐良芸之適得齋然遺本為章句其門人邦兼般谷文卿等校訂公於世而今稱曰良氏本也

滕氏本

寬政三年尾張藤益根因羣書治要所載

岡田本

寬政五年重刻鄭註今稱曰岡田本

窪木本

文化元年補下總窪木清淵依羣書治要及

東條本

文化十一年補證著補證增攷今稱曰東條本

考證本之部

孝經宗旨引證合刻

承應元年五倫書屋梓訂本

孝經外傳集解

寬政五年所著

經義撮說

寬政九年所著

孝經集靈

明虞淳熙所著

孝經上

孝經釋疑

明孫本所著

孝經質疑

明朱鴻所著

孝經問

清毛奇齡所著
西河合集所收

右所舉者嘗藏吾塾也苟有可徵者取之如熊澤了戒之國字解則不取故不舉也或諸葛蠡之孝經考則既取其一二然其書不行於世故不舉也或經傳可為考證者既引之而不孝經則不舉也其書不求得則雖畧取亦復不舉也

孝經奉貢釋正文

攬入顛誤者悉筆削之以為正文也字畫從古鈔本及中古本足利本也每行一兩句竊取竹牒之意專使押韻文字相並為是矣

孝經

第一

子曰

先王有至德

要道曰

天下區用和睦

上下

汝知出乎

辟席曰

有猶保也要猶求也
曰以也言訓也
用猶常也上下上
下也惡怨也
出之也辟猶闢也

參弗敏何足_レ曰知出_レ乎

也曰以也使也出之

子曰

夫孝惠出本也 效出所毓生也

惠德也出之也效教也毓猶由也

復坐吾語_レ女

語猶告也

身體髮膚 受乎父母

體體也膚膚也

弗敢毀_レ憫 孝之_レ亂也

毀毀也瘦衰也憫失志也亂始也

立身行道 敷名於後世

敷揚也

曰顯父母 孝出_レ終也

之曰以也猶使也出之曰也終也

夫孝奉貢_レ黜_レ五文

第二

亂於事親 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

亂始也終終也

子曰

憂親者弗教惡於人

教敢也

敬親者弗教慢於人

教敢也

憂敬盡於事親

然後惠效加於百姓 刑於三氣

惠德也效教也三氣也兼海也

第三

子曰

在上弗驕 高而弗危

危度也

制節謹_レ庀 滿而弗溢

第七

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 孝止矣
而

患弗及者 未出十也

子曰

先王識效出可官化民也

是故

先出官博愛

教出官德行

而民莫遺

而民與敬

也也

也 先天也 息亂終始
而抑之辭也

也 出之也 十有也 也

以效教也 出之也 官

出之也 官以也 猶

字 教陳也 出官而三

第八

專出官敬讓 而臣弗爭
導出官禮樂 而臣和睦
示出官好惡 而民知度

子曰

管者明王出官孝治天下也

弗教遺小或出臣 而况於公侯乎

故身万或出歡心 官事亦先王

治或者

弗教侮鰥寡出身 而况於士民乎

孝經上

出官而三字同上

導導也 出官而三
字同上 臣民也

示出官而三字同上

管昔也 出之也 官

以也 猶使也

之也 而猶然也 出

也 以猶茲也 亦其也

猶敢也 出之也 而

故。粵。百姓。出。歡。心。曰。事。亦。先。君。粵。得。也。出。之。也。曰。猶。茲。也。亦。其。也。

治家者。教。敢。也。而。猶。然。也。曰。猶。茲。也。亦。其。也。

弗。教。失。臣。妾。之。親。而。况。於。妻。子。乎。出。之。也。

故。得。家。人。出。歡。心。曰。事。亦。父。母。曰。猶。故。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出。出。之。也。

是。曰。是。曰。曰。猶。故。也。

禿。下。咏。平。及。害。弗。生。禍。率。弗。興。亂。天。也。及。災。也。率。德。也。曰。猶。使。也。

教。問。聖。人。出。惠。亡。曰。加。於。孝。乎。德。也。曰。猶。使。也。

第九

子曰。禿。堊。出。性。人。為。貴。人。出。行。莫。大。於。孝。也。禿。堊。天。地。也。出。之。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亦。其。也。

則。周。公。亦。人。也。亦。其。也。

管。者。周。公。郊。祀。后。稷。曰。配。天。管。昔。也。曰。以。也。猶。使。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曰。以。也。猶。使。也。

是。以。三。象。之。內。各。曰。亦。職。與。來。助。祭。以。猶。故。也。

夫。聖。人。出。惠。又。何。曰。加。於。孝。乎。出。之。也。猶。使。也。曰。以。也。猶。使。也。

夫。聖。人。出。惠。又。何。曰。加。於。孝。乎。出。之。也。猶。使。也。曰。以。也。猶。使。也。

第十

言思可導	行思可樂	也導導也樂音替好也
惠誼可尊	作事可法	惠誼德義也
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	容音台也
召臨其區	是故亦區	召臨茲教也是召此故也亦區其民也
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	
故	能成其惠效	成成也惠效德教也亦其也
而行亦政令		
子曰		
孝子出事親也		出之也

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居居也亦其也致猶盡也
疾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	致猶盡也亦其也
祭則致其嚴	五者備矣	致猶盡也五五也
居上弗驕	為下弗率	居居也率亂也
居上而驕	則亡	居居也
為下而率	則刑	率亂也
在醜而爭	則兵	
此三者不除	則事莫大於不養	
雖日用三牲	出養絲為弗孝也	出之也絲猶尚也

第十一

子曰
五刑中屬三千而辜莫大於不孝
要君者亡上

五五也
出之也
而猶然也
辜罪也
要勒也

非聖人者亡法

非孝者亡親

此大率之道也

第十二

子曰
君子之教
區區孝也
非家至而日見出也

率亂也
區民也
區猶使也
出之也

教區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效以弟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效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詩云愷悌君子
區區出父母

非至德亦孰能
訾區如此

亦大者乎

區猶使也
以猶由也
效教也以猶使也
以猶由也
效教也
區民也
出之也
亦其也
訾訓也
區民也
亦其也

第十三

子曰

管者明王

事父孝。事母孝。出无幼順。

天。聖明。答

鬼神章矣。

孝悌出至。不通於神祇。

光於三象。亡所弗暨。

第十四

若夫慈愛。龔敬安親。敷名

參。聳命矣。教問

管昔也

无長也

地北也。督察也

出之也

三象四海也

龔恭也。敷揚也

聳聞也。教敢也

子初。父出命。可謂孝乎。

子曰。參。是何言。與。管者

天子。大爭。臣七人。雖亡道。弗失天下。

彭侯。大爭。臣五人。雖亡道。弗失方國。

大夫。大爭。臣三人。雖亡道。弗失方家。

士。大爭。友。則身弗離於令。名。

父。大爭。子。則身弗陷於不誼。

故當不誼。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初。後也。出之也

管昔也

大有也

彭諸也。大有也。亦其也

大有也。亦其也

大有也

大有也

第五

子曰

孝子出柩親也

出之也柩喪也

哭不依 禮亡容 言不文

禮禮也

服義弗安 聞樂弗慫

慫娛也

食音弗甘 三日而食

教也 區民也 呂

效區亡 呂死傷生也 柩

猶帥也 柩喪也 呂

不過三年 示區有臭也

區民也 臭終也

為出棺擲 衣衾奉出

奉舉也 出之也

較出簋簋 而哀感出

較陳也 出之也

哭泣擗踊 哀以送出

出之也

卜亦宅兆 而安措出

亦其也 出之也 而

為出宗廟 呂鬼享出

出之也 呂猶用也

春秋祭祀 呂昔思出

出之也 呂猶使也 昔時也

生事愛敬 死事哀感

出之也 呂猶使也 昔時也

生民之基 盡矣

出之也 呂猶使也 昔時也

死生之誼 備矣

出之也 呂猶使也 昔時也

孝子之事 臭矣

臭終也

孝經謹奉進終

附言

而字訓乃則其對文必用哀字焉用能字焉若訓然則其對文必用以字焉用衣字焉不俟音註而可自解矣恐是古之文法總如此乎將亦君子雅言耳與竊窺之於詩書亦復有此例故吾每謂聖賢之文化不可忽畧看過云爾

古孝經古字考序

早川敬明識

三代之書焚乎嬴秦而五帝之緒隱乎灰塵蒼頡史籀亾乎政峻李斯程邈誇乎衆信古文幾乎燬矣自漢而下浸趨簡便篆隸又廢而真草興焉古文於是乎掃地壁牒冢簡不可復讀矣儒家遂作字說匡繆糾誤雖非無功而臆斷懸想自每於古經者亦或難免矣爾後訛以傳訛紛紛不一而字書之多汗牛充棟茫乎弗知攸適從可不浩嘆哉余講經之暇每閱

字書檢古典籍搜討尋繹如有所少得焉奈何古文
蕩滅至其疑似者亦復弗可求也頃者覽山崎美成
所藏古孝經其經文與今異者四百餘字宛然漢隸
也按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
四百餘字則是書即桓譚所見古孝經之為兼本必
矣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師古曰二十二章劉
向云古文字並唯摛章數而不及字數則古孝經字
數不可得考而据桓譚所稱則其或者千八百七十
二字歟漢世經文猶存古字故班固云古文字讀皆

異桓譚所謂異者亦謂古字或異體耳若不然則別
是一孝經匪孔氏之舊矣是經逸乎彼最久故唐宋
曾無覩焉者足利書庫之古孝經略存古體而不若
是經之最古也今幸免于數千歲之焚漸蠹朽而獲
復見乎今也豈非孔氏之遺靈耶余常疑經文不安
處有脫簡今者較諸桓譚字數少十六字乃欣然悅
曰其不安處乃即此十六字脫簡明矣然則古孝經
字數千八百七十二字豈容疑耶昔者印本未行之
世家傳其業手親寫什襲禊祕故古書存于我者不

渺矣如今所傳魯論乃儼然東漢書則是書亦承傳
之久蓋弗足恠矣按正字通云一字古孝經作戈諸
字古孝經作彰校諸是經吻合密符而是經古字不
唯此二字而正字通唯引此二字不及他字者豈瘳
文英於他書所引偶覩此遺珠邪是書為炎漢之藉
是亦一證也今謹考訂經文古字異體若干字其疑
者闕焉夫書法盛於漢魏晉而一字或具數體者不
可勝數故字學者所謂俗字者多昉于漢魏晉間其
實非俗字也叔世但以字畫繁者為古字以省者為

俗字乃如𠂔𠂔𠂔等皆非俗字而謂之俗字矣疊古
陰疆字漢魏間始加偏遂以古字為誤不可不辨矣
我邦足利書庫所藏古文尚書即博士齋自彼而未
歷衛包改定古體尤可見已因今比较以資考訂庶
幾乎觀其古矣夫吾友美成得千歲之書于千歲之
下嗚呼昊天久惜是經何獨不惜於美成也美成亦
不敢惜而欲與天下同志之友共樂之自今而千
之後使是經不朽則美成之力豈不偉乎
文政丁亥秋七月望後一日

居

尸古得几字而止引尚書居仲尼居說文朱經墨傳作仲尼間居然則

呂

說古文曰從篆反己漢隸作尚書呂或以作呂

叵

口古和字國語多作蘇篆作叵今作叵失古皆偏

上

古二上字並指事利本或古文孝經作上

出

本古孝之字篆作出漢隸或作出之

惠

從古德字中世加彳漢隸或作惠直

訾

古訾字篆作訾

效

尚書教字或作效說文教或作效今作教失古效不從老

黠

曰黠當隨從也後形似誤說文

庸

中古本庸俗下正者相似而非也

敷

古揚字說文補遺字注云古文

臭

古通白部有利本孝引舊註曰未尚書作臭正

亦

古其字古作至據此考之古其作兀可知矣

教

古敢字古或作教尚書敢

三

古三四字古或指事之

彖

後古世作海者失古彖也

孝經上

七十

古一孝經作戈正字

右古德經文有通韻

府道字古文尚書度作宅

韻府古文尚書度作宅

正字通引蕭註云長古字也漢隸或作長龍

手鑿云光影長蓋古字也漢隸或作長龍

經云諸字篆作影古文尚書作影古孝

古淵字元包經物崩于困郭璞

江賦廣滉困法古文尚書作困

古法字說文云從水薦所去

觸不育者去之故從薦所去

字通讐字部云多可刪去者雖刪去

中云附音道說也如此字誤矣

可也附音道說也如此字誤矣

戈

大

庀

无

彬

困

灑

導

介

較

峯

才

戚

管

或

灸

尚爾字古文

古陳字見于古博士註後世從木從申作

陳為正作陣者以國策九倉子歇冠子史記

古地字見于管子武后製字中有此字遂認

等書六書故以唐武后製字中有此字遂認

為其製字蓋製字當時可以用之詔諭

創字耳見絳帖諸法帖可以知焉

古哉字尚書程裁汝類徒才

古成字篆作蓋在存類徒才

古昔字六書正譌從殘肉日晞之會意蓋

古鼎字博古圖昔者失古駢漢隸惜字作楷

古災字集韻災作灸李

率

古文尚書亦作率本古文孝經作率古

尋

古音得字韻會陸德明云中

羽

古作從字古後世尚書從文目羽今作從古翀人

遯

古作遯字或作遯尚書

𡗗

古喪字或作𡗗依从哭从亡之

𡗗

古文尚書五作𡗗古

𡗗

未得察字

脊

未得慎字

廟

古廟字初見禮記千

聿

古間字字典以聿為古字以聿為誤蓋虞

尙

古與字

𡗗

漢魏畫字或作益蓋草𡗗玉烟堂法帖所載

𡗗

宋游章草之急就章畫字作𡗗可以照也草

𡗗

或學舉字當作𡗗凡文皆作文

𡗗

古禮字篆作𡗗禮同文

𡗗

古是字日中為正是

𡗗

古天字篆作𡗗今

用

古作用字古籀字借為施用字

芑

古也字說文也字重作芑云秦刻石文定蓋至

芑

然俗作他今芑作也亦

好

古好字當作好通雅引

聖

漢魏聖之省字

命

漢魏命字

與

蓋草與字

思

說文思慮也蓋威之謂也說

昔

古時字或作昔收說文

賢

古貴字史記

門

從二戶象形云

亏

古于字說文云於也象

閨

二戶如門

樂

說文樂字郭有道碑好樂之意者古文樂音替則

體

古體字或作體亦書本荀子以修身為四體之物幹不

枳

音浦謂之倚增韻俗作體非

曰

蓋草體字

孝

經上畢

疑

以字未得考

古字考跋

最上德內識

經典用古字者頗似好竒矣今閱古孝經乃云聞樂不樂弘安本作聞樂不慤又云行思可樂中古本作行思可歟然則古者樂字音替則作歟音洛則作慤或而字無異體雖為轉音乃用而字故必作對文用等韻之字使而字就其轉音也後世侯音註反切而後始知其音古書豈如此哉世降千歲居學百家授受傳替其字體及適用古字則可謂徒好竒矣抑春秋時無反切唯書一樂字何以分岳洛替之轉音哉

